

江寧縣志

同治八年刊

江夏縣志

序

天下之因人成事者豈偶然哉往往有失之意中而得之意外者余宰漢陽而漢陽志適成及宰江夏而江夏志又適成皆前乎我者草創之討論之修飾而潤色之余未嘗稍致力也乃邑人士曰志之成亦甚難矣時閱曰五年官經五六任今日

始行告事備一若待公之來公不來而事猶未必集也余曰否否雖然亦余之至幸也邑宰未下車父老百姓皆喁喁望新政而宰顧於邑之山川土田民風習俗懵然一無所知則舉措鮮有合者况地經兵燹事多變更廢墜未修瘡痍未復不有所考政將奚先則志之有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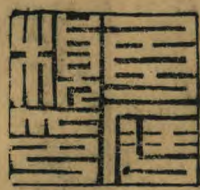
宰者實多餘安敢不尸其成而猶欲倭
之於人乎江夏附省治當咸豐中城陷
至再三不獨邑中文籍蕩然即大府憲司
亦皆圖書散失十數年來粗有理緒而
規制弗備諸上官率作興事而宰或瞠乎
其後不能有所祇循烏乎可昔先君子
來仕之初值寇氛逼省城城中人率皆

避去先君子獨毅然緣城入時按軍陶
文節公嘆為未見因婉詞慰之使去以
候補員無守土責危城不可保故不欲強
為無益之留而先君子蹈仁成義卒與
陶公同及於難嗚呼小子不才倖宰斯土
徵求烈績慨昔時人事之違邑有耆舊猶
能詳言之敬謁昭忠祠瞻仰粟主堂廡間

幾不能容因嘆忠義炳如日星姓氏皆
垂諸邑乘在當日雖若不幸而千載後
遂為斯土之光然猶或恐漏遺是則後
來者之責也故與邑人士復加採訪而於
忠孝節義尤兢兢三致意焉至吏治政
績前有可師利弊興除必協于眾愛我
者匡其不逮俾無遺先人羞則余之因

人成事又不止志之一端豈不幸哉

同治八年春二月知江夏縣事錫山王庭楨



序

志之善者朝邑武功尚已後人不能
及其高簡非特文不古若亦以盈廷
聚議不比閉戶著書也江夏縣志修
自乾隆中及今近百年矣兵燹後故籍

無存僅求得舊志殘本亟謀所以修之家
味之少宰諾邑侯恩公之請而慎於改作艱
於集費將因陋就簡而為之未及成書而
赴官

闕下於是邑侯朱公復以屬鞬之不敏無能

為役然是之老成凋謝後起者皆不肯
不讓予不得已而勉從事焉按舊志失
之蕪雜不可為典要於文獻不足幸猶有
此一編在可因者因之當損益者損益之
其必不可存者則削去之如

國朝無封建而舊志有封建一門且於前
明楚藩英耀弒逆大故詳載其事非以示
戒祇以彰穢非志體也又藝文類蒐采無
義挂漏貽譏如熊襄愍公奏議全集具在
美不勝收而獨取繳尚方劍一疏其義安

在又有襄愍公論一首此蟬撼樹長肆譏
評言者固屬無知錄之尤為寡識此則鄙
心所不能漠然者也抑孝為志所最重
而采訪未確有濫則必有遺之者可以復
登濫者無從剔擇今以已旌者悉收入

志未旌而年例已合或年未合例而其
人已故亦志之唯年未合例而其人現存
別錄姓氏以待後次之補采其節義殉難
姓氏亦別錄以異於有傳者雖善之也從長
亦懼弑缺之似玉耳藝文先已刻成略加

刪汰餘仍其舊而別為文徵重違少宰之意也予不敢臆見自用嘗取法於他郡縣志而視朝邑武功則邈焉不可追矣志成於同治己巳時宰邑者為無錫王公庭楨前邑侯恩公榮陳公汝蕃朱公榮椿恒公琛皆有力

焉倡之者邑人彭久餘成之者邑人彭和蘇

也

